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二十三回 清虛境天主延賓 孟門山杜郎結義

詩曰：瓊樓開宴待佳賓，一派簫韶聲徹雲。  
鳳髓龍肝盛玉器，交梨火棗貯金盆。  
暗藏詩句傳仙旨，明渡扁舟識幻情。  
攜手河梁嘆輕別，繆君端的重豪英。

話說褚崇陽稟道：「琴已傳完，興猶未盡，可喚女童二人對舞以佐觴，乞法旨。」天主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便喚過白衣女童二人，一名飛飛，一名倩倩。天主分付：「汝二人試舞一回侑觴。」二女領命，作回風之舞，其勢翩翩可喜。又作天魔舞，更如鸞鳳乍驚，胎仙展翅。舞畢進酒。天主又道：「可喚紫衣女童，試歌一曲侑觴。」那紫衣女童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玉齒，慢敲象板，唱出清歌，詞名武林桃：

碧霞宮殿，海上三洲。玉簫新調，雲際響箜篌。報道高人來也，數聲鐵笛，幾點浮漚，一片清秋。

女童唱罷，杜伏威稱羨不已。褚崇陽舉紫玉杯，斟麻姑酒，敬杜伏威道：「杜君滿飲此杯，莫負高興。」杜伏威接下，一吸而罄，當下不覺醉將上來。杜伏威頓首謝道：「承天主二仙長賜酒，極盡其樂，醜醜大醉，不能復飲矣。」天主笑道：「杜郎不知，此酒乃玉液瓊漿，其味醇美迥異，非有緣者，豈能嘗此？然多飲一杯，可多增數年之壽。今既醉，亦不宜強飲。」令童子收拾杯盤，四人環坐而談。杜伏威一面聽說話，不覺沉沉睡去。天主分付女童，移杜伏威至樓下伏侍看守，二仙長亦自散去。

杜伏威一覺醒來，翻身開眼，忽見女童立在身傍。杜伏威戲牽其衣，女童微微含笑。杜伏威忽然自省道：「這是仙境，不可如此。」又見一個青衣童子侍立于側，慌起身整衣，問童子道：「天主和二仙長何在？」童子道：「天主在樓上靜攝，二仙長在草堂上圍碁。」杜伏威暗想：「我在樓上飲酒，如何卻在樓下？我一生最愛的是圍碁，今二仙對弈，何不學他幾著？」即隨童子步出草堂，果見褚一如姚真卿對坐石桌上著棋。童子移過石鼓，與杜伏威坐下。杜伏威用心看二仙對弈，一黑一白，侵殺攻守，機關莫測。其實二仙信手而下，不用一毫心思。將次完局，姚真卿拍手笑道：「褚君已負半著矣！」褚一如也笑道：「果然輸了半著。」杜伏威不信，細細數來，果是褚一如少卻半子。杜伏威道：「弟子不知進退，欲求二仙長指教一二，不知肯否？」褚一如道：「君既欲學，予豈吝教？我與君對局，真卿從傍點撥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乞饒數子，方敢求教。」褚一如道：「若饒子，則進退攻取之法，難以指示，且對局，自見玄奧。」杜伏威從命對弈，自初著起，姚真卿即教以守角、活邊、進腹、據險、攻取自守、棄子爭先，千變萬化之法，細細逐一詳說其妙。一來也是杜伏威有緣，二來還是天資敏捷，聽姚真卿點撥，心下恍然省悟。一局方完，略差數子。童子獻上果品仙茶，三人喫罷，換局再著。褚一如又開說玄妙，與天地陰陽相合，四時萬物同流。杜伏威更覺心胸開闊，頓無塵俗氣味。棋完，覆局又著，三局之後，杜伏威信手下來，並不差錯，前後照應合法。褚一如道：「圍碁到此，世間無敵手矣！」杜伏威歡喜無限，叩首拜謝。二仙扶起道：「不須行禮，但今日天色將暮，君在此再宿一宵，明早相送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弟子飄然一身，上無父母掛牽，下無妻室之累，意欲在此伏侍二仙長，以求一個長生不死之術，不願去了。」褚一如笑道：「若說修行二字，尚早，尚早。君一者令祖骨殖未歸鄉土，況且塵孽未消，必須受千磨百難，方可歸隱修真；不然隱修無益。」杜伏威不敢復言，低頭受教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褚一如喚杜伏威起來說道：「君宜速去。若耽擱一日，誤卻如許大事。」杜伏威心裏暗想：「便多住一二日何妨，怎麼就會誤事？分明是逐客之意。」當時不敢多言，應聲道：「弟子正要拜別。」姚真卿道：「蔬食果品，可用些行路。」杜伏威隨意喫了，起身道：「弟子欲見天主拜辭，不知可否？」褚一如姚真卿齊道：「天主正要見你，分付些言語，你可速去。」杜伏威隨著二仙進大殿，上樓見天主，行禮畢，叩首道：「弟子杜伏威有緣，得蒙天主垂恩，二仙長指引，感激不勝。今日要回岐陽郡去，殯瘞公公骸骨，特來拜辭，更有下情叩問。念弟子是遺腹孤兒，父母俱喪，雖得冥中父親叮囑，骸骨存于梁國；但不知是何地方，懇乞天主明言，使弟子得以收殯，實為萬幸。天主答道：「善哉，孝哉！必獲三骸，翠微龍泄，位止三臺。」伏威不解其意，稽首道：「弟子一時不解。」天主笑道：「日後自明，姑記之。更有數言，伊可切記。終身事業，定于此矣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張紫雲箋來，教女童遞與杜伏威。杜伏威接了看時，卻是八句詩。寫道：

遇喜不為喜，逢憂豈是憂。囹圄百日患，舒抱莫含愁。棧閣成基業，深淵解組休。五三三年後，依然上玉樓。

看罷，不知是甚麼說話，長跪道：「天主所賜詩句，主何兇吉？」天主笑道：「天機隱秘，後自有驗，不須細問。還有兩個仙方，一名祖師應飢方，一名神仙充腹丹，合煉成丸。出路者帶數丸，可以耐飢，可以避兵逃難。切宜珍藏，不可輕泄。」令童子寫方與杜伏威，其方云：

祖師應飢方：核桃仁（四兩）杏仁（一斤煮熟去皮夾）甘草（一斤）小茴香（四兩炒熟）管仲（四兩）白茯苓（四兩）薄荷（四兩）桔梗（二兩）各為細末和勻。每服一丸，嚥在口內，遇諸般草木葉或松柏葉，細嚼化成汁咽下，依舊氣力不減。此方神效應驗，不可勝言，切莫妄傳。

神仙充腹丹：芝麻（一升）紅棗（一升）糯米（二升）右為細末，蜜丸如彈子大。每服一丸，水下，可一日不飢。

杜伏威收了丹方，又拜了數拜。別卻天主，下樓出外草堂上，拜謝褚一如姚真卿二仙長，背上包裹骨瓶，提了雨傘，就要走路。姚真卿笑道：「君且莫慌，還須我二人送你過渡，方可行得。」杜伏威大喜，跟隨二仙，取舊路逕到溪口。一望不見了渡船，白楊樹下，只繫著三尺闊七尺餘長一片木筏。杜伏威問道：「為何不見渡舟，卻是木筏？」褚一如道：「我這裏名為隔塵溪，舟來筏往。這打船作筏的樹木，俱是本山斫伐。若是別處的，見水即溺。故此凡人難以到此。」說罷，三人一齊上了木筏。二仙輕輕點開，不半個時辰，已到彼岸。姚真卿褚一如道：「杜郎放心前去，出西北二里餘里，即是大路。他日再得相逢，則此告別。」說一聲「去也」，筏已離岸，一陣風過處，二仙早都不見。杜伏威戀戀不捨，呆呆地獨立在溪邊，張望了半日，不見人跡，咨嗟不已，只得拽開腳步，取路往西北而行。

自早行至日午，一路上並無人跡往來，亦無豺狼虎豹。直到申牌時候，盤過幾重山嶺，遠遠見前面路口有人行動，杜伏威方纔放心，趨步向前，原來是一條大路。杜伏威雖不甚飢，心下暗想：「且到店中沽一壺酒喫，就問路程。」行過路口，只見北首一間草舍，簾外酒旗飄揚。杜伏威奔入店裏，放下行囊，揀副座頭坐下。酒保拿過一壺酒來，擺下蔬菜。杜伏威篩一碗酒，呷了一口，搖頭道：「不中喫，不中喫。這樣酒，怎地下得喉嚨去？」叫酒保快換酒來。酒保回覆道：「我這鄉村地面，都是些村醪水酒，那裏去討好酒來與你喫？」杜伏威笑道：「沒奈何，略好些的換一壺，也將就喫罷。」店主聽得，喚酒保到後面臥房裏響下的，打幾角來與客官喫。酒保忙去換一壺出來。杜伏威喫時，也覺無味。因為喫了瓊漿玉液，這些村醪淡酒，焉可上口！當下將就喫了數碗。店主將杜伏威目不轉睛的看覷，看了半晌，問道：「少年客官，從何處來，打從敝境經過？觀君相貌清奇，光彩異常，丰神秀爽，莫非是求功名，往中國去的麼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小可岐陽人氏，為因送先祖骸骨歸鄉，不求功名，亦不往中國去。但此去岐陽，路境不熟，乞求指點。」店主道：「據君尊相，貴不可言。今要到岐陽，離此前去不遠，即是永寧關黃河渡口，郎君便要登舟。若遇順風，不數日已到貴境；若風不順時，也須耽擱幾日。但近來黃河內孟門山上聚集一夥強徒，極其勇猛，白日攔截船隻，劫掠客商。老瘦之人，拋于水底，精壯後生，擄回山寨。郎君此去，切須保重。」杜伏威謝道：「多蒙長者指教，深感大德。但目今初冬之際，貴地還這般和暖？」店主笑道：「客官用酒不多，卻早醉了。如今桐華虹見，草木茂盛，節過清明，正是季春天氣，為何反說是冬令？」杜伏威纔信所遇之處，果是仙境，住得三日，又早半年光景。含糊應道：「小可自是取笑。」起身算還酒錢，

拱手而別。迎著西風，往前進發。傍晚投店安歇，次早店主僱船。

船上卻是一夥客商，人貨已齊。當晚開船，湊著一天順風，正是風便行舟速，猶如箭脫弦。兩日之間，將近孟門山下。此時天色漸暝，船家長將船攏在灣裏，聲揚道：「列位客官，前面孟門山不是好去處，賊人出沒之所。今日天暮，船已不能上前，只得在此捱過一宵。眾人醒睡，各要小心。」眾人一齊應道：「正是，大家都要醒覺些。」杜伏威思量：「那日店主人所說之言，果然不謬，此地真係有賊。不要管他，且自安心睡他娘。」一面心裏思量，一面船外四圍張望，只見遠遠地又有數只船來。眾人吶喊道：「前面來的，莫非賊船？」船家搖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乃和我們一樣的客船，來得甚好。我們五七隻夾做一幫，提鈴喝號，互相巡警最妙。」果然來船至近，都是客船。大家歡喜道：「今日船隻攏做一處，若有盜賊，互相救應。」一齊道：「說得是。」當夜七隻船連做一幫，每船出二人巡更管守。杜伏威喫了一肚酒，放倒頭只是呼呼打鼾睡著。有幾個老誠的客商道：「終是少年心性不老練，這般干係去處，卻也這樣睡得著。」有的道：「不要管他，各討得個平靜便了。」

是夜，守至二更，提鈴喝號之聲不歇。忽聽得唢哨響，眾船上客商一齊爬起，推蓬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想是小人來了！」喊聲未畢，月光之下，只見有二三隻小船，四圍攢繞攏來，各將撓鈎把客船搭住。只聽得呼呼之聲，一派水響，將船澆得透濕。眾人立腳不住，都滑倒在船艙裏發抖，被僂僂搶上船來，一個個綁縛定了，逐件兒搬取金銀貨物糧食器皿。其夜杜伏威因連日辛苦，喫了幾杯酒，正昏昏沉沉睡去。酣睡之間，只覺手足疼痛，一時驚醒。撐眼看時，已被繩索捆住，不做聲假做睡著。眾僂僂笑道：「不知何處來這一個鳥娘人的，三五□年不睡哩。捆得恁緊地，只是不醒。」有的道：「不須多說，拿去見大王便了。」杜伏威暗笑道：「見你娘鳥，不必說了，坐定是那話兒。任他劫去，且到天明再處。」

看看東方發白，猛然間前面一片鼓聲響亮，細樂齊鳴。眾船上一齊道：「大王爺來了！」杜伏威開眼偷覷，只見眾賊船一字兒擺開，齊齊跪下，一派聲叫道：「叩大王爺！」對船上高聲發付道：「起來！」眾僂僂齊齊答應了一聲「嘎！」都各站起身來，兩邊分開，讓那隻大樓船進來。那船上兩邊排列刀鎗旗幟，劍戟弓弩，船頭上兩個全身披挂的賊總管，問道：「昨日夜間，眾軍士曾湊得多少行貨？」小船上回稟道：「托大王爺洪福，拿得七隻客船的貨物金銀，專候大王爺鈞令。」那船上又問道：「人不曾走脫麼？」眾僂僂稟道：「一個也未走脫，俱捆縛在船艙裏。」那總管又道：「都帶到山寨裏來，領大王爺賞。」眾僂僂齊應一聲，口裏呼著哨子，將船搖動，飛也似奔入山寨裏來。船上眾客商哭哭啼啼，都道這回斷送了性命，怎得回家去見妻兒老小？一面各各流淚悲苦。杜伏威只是呵呵地冷笑。

不多時，船已到寨口。杜伏威偷眼看時，只見眾僂僂將大船搖攏岸邊，船上有三五□個將官，都妝束的甚是威嚴，在中船艙裏伏侍著一個寨主，走出船頭上來，生得長身闊臉，大眼紅鬚，頭戴一頂鳳翅金盔，身穿一領絳紅袍，腰繫碧玉帶，腳著皂皮靴。眾將扶上岸，跨上金鞍駿馬，吆吆喝喝，一班兒將官簇擁先去。這些眾僂僂，一半搬運貨物行囊，一半扛抬捆縛的人。看看輪到杜伏威，兩個小僂僂將杜伏威手腳向前縛住，把一根竹扛穿了手腳，就如抬豬的一般，四馬攢蹄，扛進寨裏來。杜伏威心裏暗想道：「叵耐這兩個撮鳥狗男女，將老爺也要擺布起來。不要慌，弄一個手段兒與他看，方纔認得我老爺哩！」這一扛兒抬著了，便朝著天，呼三口氣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一聲「疾！」身子就如千餘斤重的。兩個僂僂壓得骨軟筋疼，只得放下。兩個大驚道：「卻又作怪！適纔這廝扛上肩，只有百來斤重，為何一霎時重將起來，不知重了多少，此是何故？」一個道：「我和你辛苦一夜，又不曾喫些酒食，故此扛不動。左右是這個人，怎地會得重起來？」這個笑道：「有理。」兩個不識輕重，又來扛抬，掙得筋出汗流，不能舉動。眾僂僂商議道：「不信兩個人抬一人不動，四個人扛他，看是何如。」又添上兩個，四個僂僂吶一聲喊，叫聲「起來！」抬上肩，彎著腰，那裏立得起？個個掙得滿面通紅，依然放下扛子，一齊驚駭道：「異事，異事！我們再添上數人，看是如何。」共有□餘個僂僂，扛的扛，扯的扯，拖的拖，抬的抬，就如釘在地上的相似，一步也移躑不動，扛子都弄折了。一個小僂僂大惱，提起鞭子，劈頭打下。只見「撲」的一聲響爆起來，照僂僂自鼻梁上著了一鞭，打得鼻血交流，跌倒地上。眾僂僂都道：「不好了！這一個卻是有法兒的光棍，快去稟大王爺知道，來擺布他。」留幾個僂僂看守杜伏威，有幾個跌彈子跑入寨內，稟道：「小的們夜間拿的財貨寶物客商，俱已解入寨來。只有一個人，恁地異樣，這般古怪，如此蹊蹺。用鞭打時，反又打著自己。這決是個有邪術的妖怪，請大王爺鈞令。」那大王坐在帳中虎皮交椅上笑道：「這些狗才，好無見識！若是會行法術的，用那犬馬之血，劈頭澆下，自然不能變化。先將這一班人暫丟在廊下，待我自去殺了這廝，再來酌酒。」

眾頭目將校簇擁著那大王，一直奔出沙灘上來。見眾僂僂攢聚看守著杜伏威，大王喝令：「快取狗血來！」僂僂登時活活殺了兩隻犬，將血盛在盆內。正要向前澆下，杜伏威念動咒語，大喝一聲，驟然烏雲罩地，天日無光，狂風大作，走石飛砂，霹靂之聲，震動山岳。驚得那大王和眾頭目僂僂等，魂不附體，各不相顧，抱頭掩目，東竄西奔。少頃雲收雨息，霹靂住聲，依然天清日朗，大王方纔立住腳，眾僂僂四圍依舊聚集做一處。那大王立在土坡上，遠遠見那綁縛的人，繩索都斷，手裏搶一杆長鎗亂舞，喝罵道：「你好好送我老爺出港去，萬事皆休，不然把你這一夥毛賊，一個個兒斷送性命！」那大王按著膽，手裏挺起朴刀，大踏步奔落土坡來，高聲叫道：「請好漢上前打話。」杜伏威見這大王搶下土坡，也挺鎗向前，卻好兩頭相撞。杜伏威喝道：「請我老爺有甚話說？你做一寨之主，若知人事的，快快送還我行李財物，佛眼相看；少若遲延，立刻教你身為齏粉！」那大王笑道：「好漢子，賽武藝，不賭法術。你若贏得我手中寶刀，不要說是你的財寶，連眾人的一發送與你去。若不通武藝，專弄幻法害人，不算做奇男子！」杜伏威拍著胸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強盜頭兒，說得有理。不許弄甚法術，只消我這鎗頭一影，管教你命喪黃泉！你縱教眾僂僂一齊過來，轉眼俱為小鬼。」那大王咄的一聲喝道：「不須多講，看刀！」丟一個架子，將刀劈面砍來。杜伏威閃一閃，挺鎗照心糊去。二人一來一往，奮力相持，鬥上五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合寨僂僂，看得呆了，個個暗地喝采。

杜伏威和大王又鬥上□餘合，那大王賣個破綻，托地跳出圈子外來，厲聲道：「好漢，住手說話！」杜伏威也收住鎗問道：「有甚話說？」那大王陪著笑臉道：「不須戰了，請好漢到敝寨，自有議論。」杜伏威心下暗想道：「這廝戰我不過，莫非耍暗算我麼？且看他如何擺布。」就道：「寨主不欲與小可廝併，只索還了行囊，待我去罷。」那大王道：「非也，正欲屈留足下到寨，有一言請教。若懷暗害之心，身首異處！」杜伏威見如此罰誓，棄了手中鐵鎗，整衣向前相揖。那大王一面分付將校，將壯士行李好生看管，一面執了杜伏威手，同行過了許多關隘，進寨裏來。背後隨著僂僂頭目，不知其意，皆各驚疑不定。杜伏威腳雖行路，眼卻四面觀看：這山甚是高大，四圍皆水，進有里餘之地，一周遭盡是合抱的大楊樹，樹裏一片平陽之地，地盡頭即是土坡。坡兩旁皆築土牆，牆內一帶木柵。離柵百□步，俱是窩舖廂房。再進內，就是高城。城有四門，門首俱有頭目管守，城上遍插旌旗，入城內有數百間軍舍。又進半里之路，方纔到得寨前。但見劍戟如林，鎗刀密布，寨左右二邊，一帶長廊敞屋，馬圍倉廩。進了頭門二門，守門的盡是雄兵壯士。三門之內，方是大殿。堂上高懸一匾，匾上寫著三箇大字：「天樂堂。」大柱上貼一對門聯，右邊道：「不事王侯，暫樂自來富貴。」左首道：「願求英傑，同圖創業規模。」前後左右，都是高庭大廈；趨踰出入的，皆持大戟長戈。

那大王攜住杜伏威手，同入殿內，行禮分賓主而坐。杜伏威躬身道：「將軍尊姓大名，何以在此享福？今日率會，實出宿緣。」那大王道：「小子洛州人氏，姓繆，雙名一麟，表字公端。因幼年有些力量，不避威權，人皆號我為二郎神。向來借貸富室資本，出外經商，不期命蹇，舟覆黃河，負人財物，無顏以歸故里，進退兩難，暫且投此山寨中落草。寨主魯思賢見小可有些武藝，收在部下做一頭目，掌管出入錢糧。因為有功，日加親信。不料寨主出河生理，被客船暗射一箭身亡，眾僂僂推我為尊，做了寨主。身雖為盜，實有良心，一向慕求豪傑，同圖大事，往往交接江湖上好漢，大都是羊質虎皮見利忘義之輩，無一人可與交者。今幸遇足下，青年磊落，相貌魁梧，況有法術驚人，武藝出眾。小弟不勝愛慕，欲屈尊尊在此寨中，結為金蘭之契，共享榮華，同圖事業，未審尊意若何？」

杜伏威道：「多承相愛，惟恐小可無福耳。」繆公端道：「既蒙不棄，敝寨萬幸。但不知足下貴姓尊名，祖居何地？」杜伏威

道：「小弟姓杜，賤名伏威。祖貫岐陽郡人氏，幼亡父母，流落他鄉。今因送先祖骸骨歸葬，偶逢將軍，實出意外。」繆公端大喜，忙排筵席，結為兄弟，二人歡飲。酒至數巡，杜伏威道：「承寨主大哥美情，感激無地，小弟有一言相稟，未知聽否？」繆公端道：「有話見教，焉敢不從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小弟在此快樂飲酒，可憐這一夥客商，捆縛疼痛，心中不忍，此酒怎能下咽？」繆公端忙令僕僮將那一夥客人盡皆放了，各與酒食壓驚。將所擄財物，□取其二，餘者付還眾人，打發回去。又差僕僮駕船，送出港口。杜伏威拱手稱謝。

自此杜伏威在繆一麟寨內，終日大吹大擂，飲酒作樂，連住了□餘日。杜伏威猛然想起：「我在這裏終日貪戀快樂，公公骸骨焉得回鄉？仙境尚且不居，況山寨裏非是久戀安身之所，不如辭別歸去，另圖事業。」當下來見繆一麟道：「小弟承大哥提攜，本該早晚聽令，奈先祖骸骨未得歸葬，因此懸懸在心。今日暫別，事畢之後，再來相從，乞求原諒。」繆一麟道：「賢弟在此，本不該放去，但令先祖歸葬事大，不敢勉強。但事畢就來，莫失信義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若忘兄長厚情，非大丈夫也。」繆一麟忙整饒行筵席，飲罷，交割了行李，托出一盤金銀，贈為路費。杜伏威再三推辭，繆一麟笑道：「二弟若不收去，實有見外之意。」杜伏威只得收了，拜別就行。繆一麟選一隻快船，親自送出河口，相揖而別。杜伏威另僱船隻，取路往岐陽郡來。正是：

路上有花並有酒，一程分作兩程行。  
不知此去與宗族相會否，再聽下回分解。  
(本節完)